



江南街道栗园村坐落在我市东南面,地处永武交界,是一个丘陵起伏的半山区村庄。据说,栗园村始祖廷瑞公最初居住在现在的大园岭头一带,那里种着好几亩栗子树,栗园村也因此而得名。

5月20日,记者一行驱车前往栗园村,跟着导航从石溪村的牌坊入口进入,一路上都在想象着栗园村的村牌坊是什么样子的。可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栗园村党群服务中心就在眼前一闪而过。奇怪,我们什么时候进村了?

# 古宅遗韵与田园新生和记

## 360多年历史的栗园古宅

### 村游记

### 栗园村

我们将车停在池塘边,沿着上坡方向走。途中,路过一片绿油油的茭白田。翠绿的茭白叶随风摇曳,风里夹带着清甜的栀子花香,好似在欢迎我们的到来。楚楚不禁感慨:这茭白长得太好了,用来炒肉肯定很香。

前行的路上,枇杷树格外醒目,平均每走50米就能瞧见一棵,挂满金黄的果实。不经意间,我们总能在一些意料之外的地方看到种着的蔬菜。各种蔬菜长势喜人,栗园蔬菜基地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

走着走着,我们发现村里还保留着许多老房子的残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一处古宅。古宅很大,宅内杂草丛生,闲置的木头与农具随意摆放,木质的楼梯、荒废的

阁楼、脱落的墙体,无一不在诉说岁月的沧桑。住在里面的一位阿婆自豪地告诉我们,这座宅子是他太公建的,共有72间房。

老旧木梁上雕刻的花纹虽经时光磨损,但仍可辨精致纹路;窗棂上挂着草帘,更添几分沧桑感;房梁上,不知道是貔貅还是何方神兽,仍在嬉戏打闹。宅子里弥漫着古朴、静谧又略带荒凉的氛围。

从古宅走出,记者一行都在议论,宅子虽然破败,依旧隐藏不住其大气的底色,肯定大有来头,但是外墙上的大字却模糊得只能认出一个“本”字。看到标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座古宅是建于清康熙初年的“四本居”,已有360多年历史。

### 葡萄架下的退休生活

那里有一处农庄,我们去看看,说不定可以解决今天的午饭。同伴提议道。只可惜,农家乐早已荒废。不过继续前行,葡萄大棚就映入了眼帘。62岁的陈卫兵正在给葡萄整枝。此时的葡萄尚处于幼果期,豆粒大小、圆润可爱。

我老家在唐先镇岩前村,之前自己办厂,现在退休了就过来干干农活。陈卫兵停下手中的活,向我们缓缓讲述起他的种地故事,退休之后每天在家看电视,觉得生活很无聊,就想找点事做。刚好我女儿嫁到这边,有一次来女儿家吃饭,饭后在村里到处转。看到这么大一片地,我就想着过来种点东西。

正当记者以为身为唐先人的陈卫兵,种葡萄的经验会非常丰富时,他却坦言:我从

来没种过地,都是我大哥打电话指导我的。同伴笑称,看来唐先人骨子里有种葡萄的基因吧。

起初,陈卫兵想种些水果供村民、游客采摘,后来觉得只种葡萄太单调了,又种起了蓝莓、桑葚等。从对种植一窍不通到娴熟地掌握各种种养技巧,陈卫兵花了3年时间。这期间,他将原本野蛮生长的毛竹地改造成了如今种满葡萄、蓝莓、桑葚等水果的乐园,总计10余亩。目前,他的葡萄基地主要种植阳光玫瑰、浪漫红颜两个品种。

在陈卫兵看来,平时打理这些果树,既能锻炼身体,还能沐浴阳光,不失为一种惬意的退休生活方式。

我家葡萄七八月份成熟,到时候你们过来摘啊!陈卫兵热情地向我们发出邀请。

### 暖心角落里的村卫生室

太有趣了,真的是哪里都能放排椅子。楚楚指着过道的一排椅子和我们说,椅子上还放着两个保温罐,难道是村民在这唠完嗑忘记带回家了?结果一抬头,我们就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栗园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下半处送餐点小牌子,原来这里是年老村民取餐的地方。

继续往前走,一抹朱红闯入视野,是栗园村陈氏宗祠。不曾想,里面竟还有一间卫生室。走近一看,8名正在针灸的老人坐在里面聊家常。执业医师朱妙艳手持银针,在老人身体的穴位之间娴熟起落。

腿上扎着针的吕叔叔骄傲地告诉我们:朱医生非常敬业,有时候中午都不休息,对我们也非常照顾。我腿脚不太方便,她忙完了还会顺路带我回家呢!

与其他村的卫生室不同,这里提供针灸、小儿推拿、拔罐等服务,是周边村庄唯一的针灸点,附近村的村民也常慕名而来。

针灸项目是今年正月初八开设的,没想到还挺忙的,每天起码有20名村民来做针灸,最多的时候人数会翻一倍。朱妙艳嘴上和我们介绍,手上也一点没闲着。

看到一旁手腕上扎着针的吴阿姨,记者上前询问她来此针灸的缘由。吴阿姨一时没回想起来,朱妙艳便替吴阿姨回答:她开

始是来看腰痛,治了七天就好了。

吴阿姨笑着点点头:是的,我妈和我弟都是朱医生诊治好的,就推荐我来试试。我现在是手腕很痒,来针灸半个月了,感觉好得差不多了。

正说着,一只燕子掠过我们头顶飞了进来。抬头望去,我们发现房梁上竟还筑着一个燕窝,里面5只小燕子正张大嘴巴嗷嗷待哺。村民们见怪不怪,笑着说:里面其实有6只小燕子,你们再等等,它们的爸妈还会叼虫子过来喂。这时,一只苍蝇偶然飞过,小燕子们便急切地张大了嘴巴。生动的画面令我们忍俊不禁。

看完一位大伯展示手机里抓拍燕子喂食的照片,我们离开了陈氏宗祠。沿途的牌子上都写着“下半处”,我们走了许久才寻得上半处,也不明白上半处和下半处是按照什么划分的。

返程时,车子从另一个路口驶出,回头望,正好与来时的路口呈一个人字形向远方延伸。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栗园村以山坡为界,自然地划分为上半处和下半处。

栗园村的故事,就像陈老伯葡萄架上未成熟的果实,也像老人们头顶羽翼未丰的小燕子,老去的和新生的事物在这里和谐共存着,就在这片初夏的微风中。



融媒体记者

陈威武  
陈可睿

摄影  
文 应楚楚

漫画

寻村小队

